

# 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错位与变形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时间是叙述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叙述的本质在于它的时间性,叙述的各个层次都被时间包裹。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时间大体上可分为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两种,叙述各层次的时间分别属于不同观念上的时间。故事时间只能被理解为客观时间,叙述时间只能被理解为主观时间。叙述时间至少可以分解出情节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内外时间间距几个不同的时间层次,这几个层次上的时间都是主观时间,因此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观念中具有不同的形态,造成相互之间在时长、时向等方面的错位与变形。这种错位与变形,正是叙述之所以成立的原因,也是解析叙述层次的着手点和证据。

**关键词:** 叙述时间; 故事时间; 客观时间; 主观时间; 时间变形

中图分类号: I01; I0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6)01-0089-08

## 一、时间的本质和叙述的本质讨论

在叙述的所有元素中,最丰富、最难描述、最迷人的,莫过于时间。时间是叙述及其意义存在的条件,也是归宿。叙述的本质在于它的时间性。

时间的迷人性,在于它自心智产生就伴随着我们而存在,且一直是宗教、哲学、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主题,然而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解释与定义可以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在对时间的认识方面,有多种不同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理解为与运动相关,这是后来多数哲学家理解时间的基础。“时间是关于前和后的运动的数,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连续的)。”<sup>[1]125</sup>亚里士多德既考虑了时间的客观流动,又考虑了人们的时间感觉,但总体倾向是客观化时间,与运动是相互计量的依据。“我们不仅用时间计量运动,也用运动计量时间。”<sup>[1]128</sup>

牛顿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时间,“绝对的,真的及数学的时间,是自身在那里流,而因其性质,是等

速的且不与外界对象有关系。此时间亦可名之为绵延(Dauer)”<sup>[2]8-9</sup>,而寻常计时用的时间则是相对的时间。

莱布尼茨的时间论与牛顿的时间论有相似之处,但没有系统的论述,罗素将其总结为两种“一种是主观的,它仅仅给人以每个单子的知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客观的,它给予知觉间的关系一种在知觉的对象中的对应物。”<sup>[3]160</sup>康德所论的时间是纯主观的时间“时间非自身存在之事物,亦非属于事物唯一客观的规定,故当抽去其直观之一切主观条件,则并无时间留存。”<sup>[4]58</sup>

柏格森总结道“对于时间确有两种可能的概念,一种是纯粹的,没有杂物在内,一种偷偷地引入了空间的观念。”<sup>[5]67</sup>柏格森把时间看作第四维“我们为了这些摇摆创造了空间的第四维;这第四维被称为纯一的时间。”<sup>[5]74</sup>

爱因斯坦说的时间是可变的、相对的,但是他得出此结论的出发点不是心智,而是观察坐标。“我们决不能给同时性概念以绝对的意义,相反,两个事件若在某一坐标系看来是同时的,从另一与这坐标

收稿日期: 2015-07-12

作者简介: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研究。

系作相对运动的系统来观察,就不能看作是同时的。”<sup>[6]36</sup>

上述说法各有道理,本文认为其理解差异只不过思考的出发点不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哲学都不得不把时间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进行处理,时间是建构一切知识的出发点。时间不仅是自然哲学家处理物理问题、数学问题的基础,也是人文哲学家处理人的存在意义问题的基础,例如柏格森处理直觉与自由意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处理存在的意义等。海德格尔说得很明白“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sup>[7]1</sup>本文不进入困扰哲学家数千年的关于时间本质的讨论,而是承认每一种讨论的合理性,将其与叙述结合起来探讨叙述的本质问题。在叙述学中,这几种时间概念会被混合使用于叙述之中。叙述就是不同的时间观之间的互相解释。

将叙述与时间问题直接结合起来的思想家是法国叙述哲学家保尔·利科,他的时间与叙述哲学直接继承了海德格尔。利科的皇皇三大卷著作《时间与叙事》,气势恢宏。中国学者高宣扬认为“利科的三大卷的《时间与记述》,所要论证的是:人类经验是在时间中被叙述的;人类所经历的时间乃是被叙述的时间。”<sup>[8]151</sup>这是利科三卷著作达成的终极目标,也是他论述的出发点。他在第一卷开篇便说:“被每一种叙事作品揭示的世界总是时间的世界。”<sup>[9]</sup>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旦进入叙述,我们便不得不以时间的方式进行思维。只有事件与事件之间呈现为有时间连续性的因果关系,才可被视为有情节的叙述,这是叙述的定义赋予它的本质规定性。“以叙述的方式组织起来之后,时间就变成了人类的时间;相应地,叙述只有描述了时间经验的特征之后才会变得有意义”<sup>[9]3</sup>,这就是利科《时间与叙事》第一卷涉及的主要假设。总而言之,时间是叙述的出发点和归宿,叙述及其意义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赵毅衡认为,“时间问题,是叙述研究的最核心问题”,反过来说也对,“我们靠事件,以及事件的叙述,才能取得时间意识”<sup>[10]</sup>。由于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因此叙述学也必须把时间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在一个叙述之中,时间到底是以怎样的形态存在于叙述各环节之中,叙述对时间有哪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 二、故事时间只能被理解为客观时间

无论对时间的理解有多么困难,无论我们是否认可牛顿所说的客观时间是否存在,我们理解的故事层面的时间总是客观时间。叙述必须有情节,情节必须由事件构成,事件的前因后果关系,就构成情节。利科认为“只要能分辨出把不同的情境、目的、手段、相互影响、想要或不想要的结果组合在一起的时间总体,这些变化就有资格被称为情节。”<sup>[11]3</sup>情节必然存在于时间之中,而且被理解为事件的变化,因此在二次叙述化的时候就必然被还原为故事,故事中内涵一个“世界”。虚构故事之中似乎没有一个客观世界,但是只要进入虚构世界之中,现实世界的时间经验便被赋予虚构故事,我们只能按实在世界的时间经验去理解虚构故事中的时间。在时间穿越类故事中,人物可以穿越到过去或未来,时间的前后关系似乎可以被打破,然而仔细思考会发现,无论怎么穿越,穿越之前或之后的故事仍然是线性向前发展的,符合我们对实在世界时间的理解,而穿越时间所需的那部分时间仍然要被想象成线性。利科认为:在具有穿越性质的叙述中,例如《追忆逝水年华》,“叙事的虚构地位”的获得“仅仅靠叙述创作”,因此该小说“失去的时间和寻回的时间应理解成虚构经验在一个虚构世界内展开时的两个特点”<sup>[11]241</sup>。这里说的是对虚构的情节时间理解,将其还原为故事之后,故事中人物经历的时间,仍然必须还原为线性。

无论叙述在处理时间的时候是停止还是跳跃,我们总是相信故事中的时间仍然按一个恒定的时间速度进行。这个恒定的时间速度,总是读者所在世界的时间速度。中国古代神话小说常用“天上一日,地上十年”来描述时间差,但是无法把这两种时间速度对接起来,无法描述“天上”和“地上”同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物体运动速度的对比。根据相对论,在某些坐标系中会进行得更快,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使在科幻小说中,这个对比也只能在心理上呈现。在电影《星际穿越》(Interstellar)中,为地球生命寻找新的生存星球的飞船发射一个登陆船到达一个靠近黑洞星球米勒星,这里的一个小时相当于地球时间七年。登陆船在该星球上稍事耽搁,永续号上的罗米利就等了23年。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

电影只能把这两种不同的时间放在前后对比的关系中比较其结果,而无法把这两种时间关系放在同时对比关系中考察其运动速度。对人类而言,我们只能想象一个恒定的故事时间。飞船和地球上的时间是恒定的,登陆船到了米勒星之后,其时间仍然是按照我们能理解的正常速度流逝。就是说,无论叙述时间怎么变化,只要我们将其还原为故事时间,那个被还原的故事时间仍然是一个正常流逝的时间。《星际穿越》中的罗米利留在永续号上在未被叙述的情况下度过了23年,这23年在我们理解的故事时间中仍然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时间速度流逝的。后来,故事讲述了五维空间的情况,在五维空间中,时间就像平常的三维空间那样,人可以“走”到任何时间点。这个超越常规的理解,事实上更进一步证明了时间的客观性:既然时间可以被像空间那样具体化,那么这个被具体化的时间就必然更加具有实在性。事实上,这里的时间已经成了对象比喻,而不是元语言。按巴赫金(Bakhtin)的说法,在文学批评中,“时空”一词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借用而来,是作为比喻来使用的,大部分是但不全是。<sup>[12]15</sup>其实在多维时空的视觉呈现的故事层面,时空也是倾向于作为比喻使用的,恰如上文的例子。

任何叙述文本都不可能绝对再现一个客观的实在世界。叙述是一种符号化的再现,而符号化就意味着片面化,“片面化是符号化之必须”<sup>[13]37</sup>,因此任何叙述文本讲述的情节时间就只可能是故事时间的片面化显现。就是说,情节时间与故事时间不可能相等,哪怕是热奈特所说的“场景”。故事时间在心理上只能被理解为客观的、匀速的时间。例如,电影中的慢镜头,情节时间似乎慢于故事时间,但是观众在对该情节进行二次叙述化理解的时候,仍然只能把故事中的时间理解为与自己经验中的时间相同的速度流逝。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用“镜子中的人也老了十年”一句话叙述了十年的时间流逝,读者仍然可以在二次叙述化中将这十年时间用经验时间长度予以填补。读者至少可以相信,这十年时间对曹七巧而言并非空白或停止,而是她必须经历的客观时间。

设定一个匀速流运的客观时间维度,是我们理解时间问题的基础。如果在心理层面不存在这样一个时间观念,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就缺乏一个附着点,就没有办法判断时间的快慢,也就无法确定故事时

间与叙述时间之间的关系。安克施密特认为“只有当我们都掌握有相同的客观时间尺度,相对于这个时间尺度而言我们能够确定 $t_1$ 和 $t_2$ 是否为相同的客观时间点的时候,才会出现某种问题。”<sup>[14]153</sup>这一点正如我们对空间的理解,我们必须假定存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不然我们就难以认识事物。例如当我们谈论一个房间所占据的空间的时候,只有假定在房间的六面之间围成了一个固定的空间,才可能认知这个房间。然而根据现在的宇宙观,房间所占的这个空间,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地球在自转又在公转,地球还随着太阳系一起绕着银河系运动,银河系又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运动,该房间所据空间事实上不断处于那个“绝对空间”的不同位置,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想象出这个房间所占据的空间的复杂的运动轨迹,也不能想象抽取掉所有存在物之后的空间是一个什么形态。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假定那个绝对空间的客观存在,才可能使存在之物有一个占据空间的形态。同样的道理,如果抽取掉所有存在之物,我们也不可想象时间的存在形态。而一旦有了存在之物,就必须首先假定该存在物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的方向被假定为一维,流逝速度被假定为匀速。按照胡塞尔的说法,客观时间是被构造出来的,它“属于经验对象的关系”,因为被感觉到的时间素材“还有立义的特征”,“它们要求、并且也有权对那些根据被感觉到的素材而显现出来的时间和时间状况进行测量,将它们这样或那样地置入到客观的秩序中去,区分这样或那样的虚假秩序和现实秩序。最后作为客观有效存在而构造出自身的就是这一个无限的、客观的时间”<sup>[15]37-38</sup>。所以罗松涛认为“在‘1904/05年讲座时期’胡塞尔已经将‘客观时间’排除在了现象学研究之外,仅仅关注内在时间意识的意向分析。”<sup>[16]146</sup>胡塞尔的现象学感兴趣的是“客观时间的材料被意指”,但并不否认客观时间的存在,而是相反,“试图澄清时间的先天”,而这个先天的时间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规律“确定的时间秩序是一个二维的无限序列,两段不同的时间永远不可能同时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等边的关系”。<sup>[15]40</sup>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客观时间固然可以被认为是存在的,然而人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客观时间的存在,乃是由于对时间素材的经验性再构造,而这一处理方式正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客观性并不是在‘原生的’内容中,而是在立义特

征中以及在属于这些特征之本质的规律性中构造起自身。”<sup>[15]39</sup>

以此解释故事时间的客观性就很容易理解。对于一个叙述而言,叙述文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感觉的素材,这个素材具有“立义”的特征,它要求我们将这些素材置入一个客观的时间秩序中去,所以把故事时间还原为客观时间就是一种自然化的意向性努力。即使叙述文本中没有明确的时间素材,二次叙述也会努力地根据情节的发展变化建构起一个客观的时间表。假如此努力失败,故事就很难被理解。罗素说,“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还要依靠某个不能只凭分析我们现在的回忆就可发现的公设”<sup>[17]273</sup>。他谈的是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关于时间的知识的两个来源问题。这两个来源分别是“现在的一段时间内关于连续的知觉,另一个就是记忆”<sup>[17]272</sup>,如果把叙述接受看作现在的连续知觉,那么叙述中内含的故事就是“记忆”,而这两者之间能够达成理解的条件,是要有一个“公设”。本文认为,罗素所说的“公设”,即可理解为对客观时间的公设。

### 三、叙述时间只能被理解为主观时间

按照罗素的理论,当我在回忆的时候,“我现在的心理内容具有一种我认为至少大体上与我回忆所想起的那些事件的客观时间顺序互相关联的顺序。我现在的心理内容的这种顺序可以通过预料而扩展到未来,这种顺序可以叫做‘主观的’时间”<sup>[17]266-267</sup>,他所说的主观时间,在叙述学上对应为情节时间。或者说,情节时间就是一种主观时间,是叙述者对客观事件顺序的重新安排。阿克施密特说得更形象,“叙述主义宇宙看起来是个特别‘平面’的东西”,“我们应当把叙述主义宇宙设想为一个拥有和关于(历史)实在的可能陈述一样多的坐标轴(维度)的坐标系”<sup>[14]151</sup>。可能世界有无限多样的形态,所以叙述主义的宇宙就有无限多样的形态,存在于其中的时间也就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形态,叙述时间就只能是主观的时间。略萨曾说,“我敢肯定地告诉您:小说中的时间是根据心理时间建构的,不是计时顺序时间,而是作者设计的主观时间,这是一条毫无例外的规律。”<sup>[18]67</sup>

情节时间是不同于叙述时间的概念,它本身是

叙述时间的一个部分。赵毅衡认为,叙述时间至少包含如下内涵: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内外时间间距、叙述意向时间,这些时间概念又都包含了时刻、时段和时向三种不同形态的组合。<sup>[10]</sup>本文认同这个分类方式,在“叙述时间”这个词的常规理解中,确实包含了这几个范畴。他所说的“被叙述时间”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情节时间,情节时间是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之间有一个主客观之间的映射关系。而叙述行为时间是符号表达所需时间,对应为“叙述行为时间”。叙述行为时间是一个抽象的假定时间,假定该叙述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叙述行为时间又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时间,它既可以被理解成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只有一瞬间的时刻。电影常用极快的速度闪现一系列事件,我们在夜晚回忆一天的生活时可以瞬间做一个总结,图片、雕塑等叙述方式的叙述时间可以只要一瞥。叙述行为时间也可以被理解为相对于情节而言静止的、没有变化的时间。任何叙述文本的叙述行为时间,都可以被任意打乱,从何时开始讲述、在什么时候讲述,都不影响该叙述的情节时间的进程,而这可能正是叙述可重复的原因。例如,同一部《三国演义》,在古时候讲和在今天讲、从中间开讲和从结尾开讲,情节时间不变,其原因正是在于叙述行为时间的固态化,叙述行为时间被理解为凝固的时间。赵毅衡将叙述行为时间分为“时段同步”、“时段弹性”、“时段比喻”、“零时段”四种叙述行为时间与被叙述时间的对应方式。<sup>[10]</sup>叙述行为时间可以有这么多变化的对应方式,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它具有可塑性。如果时间被理解为二维的“客观时间”,是不可能具有可塑性的。任何叙述(特别是语言叙述),其本质特性,必然是非延续性的时刻到时刻的跳跃式推进的。语言叙述是词到词的跳跃式推进,电影是每秒24帧图片的断点式推进。然而情节时间,却总是被理解为非断点的因果式推进,故事时间被理解为完全被时间充满的绵延式推进。

包含在叙述时间中的第三类时间范畴,是“叙述内外时刻间距”。简单地说,就是将凝固的叙述行为时间转化动态化的时间,属于叙述文本之外的时间。这个时间必须依赖于客观时间。首先,必须有一个存在于时间中的外部动作,将叙述行为时间固态化;其次,必须有一个二次叙述化时间(例如阅读时间),将固态化的时间再次转化为动态。一个

说书人讲一个故事和一个作者写一个故事,所花的时间很不一样。同样是说书人,有人讲得快,有人讲得慢;同样是作者,有人文思敏捷、有人思维迟钝,他们讲故事所用的时间也可能大不相同。但是一旦故事成形,同一个文本的叙述行为时间就只能理解为一。同样的道理,读同一本小说,有人读得快,有人读得慢,虽然该小说的叙述行为时间相同,但是读者的接受时间不同。这就说明,文本之外的创作、接受时间可能差异很大,然而叙述行为时间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不变的恒量。要达成这种理解,说得过去的理解方式,就是将叙述行为时间理解为一个静止不变的固态化时间。吴迎春在研究电影时空时注意到,“电影的时间同样也是一种‘非固有时间’系统”<sup>[19]81</sup>,意思是说电影在被理解的时候,会被二次叙述还原为动态时间。马大康认为,“时间的‘虚化’和独立,则是叙事时间自觉出场的基本前提”<sup>[20]</sup>,虽然他所说的叙事时间是一个大概念,但是仍然指出了叙述时间各范畴中包含的时间不能等同于客观时间这一现象。赵毅衡也指出,“叙述行为时间是一点时刻,写作时间是延展的时段;叙述时刻是虚构的,是文本的,写作时段是实在的,是经验世界的。”<sup>[10]</sup>他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则说“叙述时间并不是真正的时间,而是空间化了的时间。”<sup>[21]106</sup>当然,“空间化”与“固态化”一样,都是比喻。

综上所述,叙述时间之中包含的各种时间范畴都只能被理解为主观时间,是经过意识加工、塑形的时间。情节时间(被叙述时间)是被叙述者安排的时间,具有可变性;叙述行为时间被理解为虚构的叙述时刻,具有固态性;叙述文本之外的创作或接受时间随创作者或接受者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性。

热奈特在论述叙述时间时说“我完全可以讲一个故事而不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该地点与我讲故事的地点之间的距离,但我几乎不可能不确定这个故事与我的叙述行为相对而言发生的时间,因为我必须用现在、过去或将来的一个时间来讲述它。”原因是“存在某种不对称”<sup>[22]149</sup>,然而“其深刻原因我们尚不甚了了”<sup>[22]148</sup>他如此说是因为法语动词非常注重时态,一旦叙述就要考虑动词的时态变化。放在汉语中这个说法未必成立,汉语动词没有时态变化,叙述者可以点明故事发生在过去、现在或将来,也可以不点明,因而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之间

的关系就是不明朗的。这种不明朗性,在各种不同体裁的叙述之间就显得非常突出。小说的叙述时间常被理解为在故事时间之后,而戏剧中的叙述时间常被理解为与故事时间同步。赵毅衡对此的描述是,“演示性叙述的特点是叙述时间与被叙述时间共时”,记录性叙述“叙述行为时刻总是在情节的最后一个时间点之后”<sup>[10]</sup>。就是说,哪怕叙述文本不点明时间,体裁已经规定了该叙述的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之间的关系。按此理解,热奈特所说的叙述,只要他用记录性体裁,不论是用将来时还是过去时,叙述时间都必然落在被叙述时间之后。然而热奈特本人,将叙述分成事后叙述、事前叙述、同时叙述和插入叙述四种,<sup>[22]150</sup>又承认了不同体裁之间的叙述时间差别。

经过上文分析,我们会发现问题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让人糊涂。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读《哈姆雷特》剧本和看依照这个剧本演出的戏剧,被叙述时间相同,为什么剧本的叙述时间落在被叙述时间之后,而戏剧的叙述时间反而与被叙述时间同时?本文认为说得通的解释是,被叙述时间和叙述时间,即叙述行为时刻与情节时间,都是包含在“叙述时间”这个大概念之内的,都是主观化的时间,主观化的时间并不严格遵循客观时间的先与后的规则。利科说“叙述时间是公共时间,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与人类的行为及痛苦都没有关系。”<sup>[23]41</sup>我们不能用客观时间的观念去要求主观时间的呈现。通常情况下,叙述行为时间总是被自然化地理解为在情节时间之后,但是叙述者完全可以用各种手段破坏这个常识,造成特殊的表达效果。例如是在否叙述和另叙述中,既然情节为“没有发生”或“假定发生多次”,如果非要给叙述行为时间和情节时间排个顺序,那么叙述行为时间应该落脚在哪个地方就很成问题,而这跟体裁并没有直接关系。对回旋跨层叙述而言,由于情节可以被理解为循环的时间关系,所以不论把叙述行为时间放在情节的哪个时间点,都会既在情节时间之后,又在情节时间之前。本文的观点是,叙述行为时间与情节时间不能被理解为存在于同一个层次上。叙述之所以要选择一个时态,是意向性中的时间统觉在起作用。在讲故事的时候,用“很久以前”或用“很久以后”开头对情节时间并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会影响接收者的心理习惯。

#### 四、叙述时间的相互错位变形

最先系统地讨论这个话题的人是热奈特。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为两类“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所指’时间和‘能指’时间)”<sup>[22]12</sup>。事实上他之后谈的内容是发生在不同时间层次上的时间变形。第一个问题是“顺序”问题。顺序变形应被理解为情节时间相对于故事的客观时间的变形。既然谈“变形”,前提就得有一个“不变”的时间,而不变形的时间当然只能是客观时间。顺序变形是情节时间相对于故事客观时间的时向变形。热奈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时距”问题,将其分为停顿、场景、概要、省略四种类型,<sup>[22]60</sup>用以说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几种不同关系。这个变形有时也是情节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的时长变形。赵毅衡引述了恰特曼对此时长变形的扩展:省略、缩写、场景、延长、停顿<sup>[21]106-107</sup>。吴迎君认为,“文本中各个事件时间浓度大致有三种类型:叙述时间和事件时间两者时间相等同(时间浓度=1),时间缩短(时间浓度<1),时间拉伸(时间浓度>1)”<sup>[19]105</sup>。时长变形比较复杂,有多种情况,下文将另做讨论。

热奈特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频率”,并且认为至他讨论该问题为止,“小说评论家和理论家极少研究”该问题。<sup>[22]73</sup>这其实不难理解,频率方面的时间变形,并不是情节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的变形,而是叙述行为时间相对于情节时间的变形。例如重复,在情节中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被叙述多次,并不意味着这一被叙述多次的事件反复进入了情节。情节始终被理解为存在于因果关系中的事件序列,而重复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和讲述一次发生过n次的事情,都属于这个讨论范围。又如,叙述者评论与插话,在叙述行为方面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并不能纳入情节时间之内加以考察。热奈特还讨论了“限定,说明,延伸度”、“内历时性和外历时性”、“交替,过渡”几组范畴,其实都是叙述行为时间对情节时间的不同处理。对此问题略加引申,我们便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叙述时间相对于情节时间,同样有时长和时向等变形方式。电影在某一段剪辑时把影片反过来放,打碎的玻璃杯跳上桌子重新拼好,不是情节方面的倒叙,而是叙述行为的倒叙,情节仍然必须按照“一个玻

璃杯被打碎”的方向理解。文字叙述也可以这样,例如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之一:“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拾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叙述顺序和情节顺序不一致。朱林在研究仪式的时候发现,“仪式牵连着过去、现在、未来,但整个仪式却是指向未来的”<sup>[24]147</sup>,说明演示性叙述中的各层次时间也并不相等。时长变形方面,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只是叙述行为时间相对于情节时间的延长;讲述一次发生过n次的事情,是叙述行为时间相对于情节时间的缩短;在情节进展过程中发表评论,情节时间停止。

问题的难点在于,对于诸多类型的时长变形而言,到底应该将其归入哪一类。例如武侠小说中的动作分解描写,到底是情节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延长,还是叙述时间相对于情节时间延长?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弄清情节时间的性质。我们知道,情节层面与叙述层面都既有因果又有时间,情节的核心问题是因果,叙述的核心问题是时间。情节时间就是根据情节的因果关系反推而得的时间,而这个时间既不同于故事时间(也称“底本时间”),也不同于叙述行为时间。西班牙作家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内史》中有一段“我们的人被押到惠州府,他们在那里遭遇”:

押解他们的士兵人数和前面提到的一样。他们有时走水路,有时走陆路,沿途所见,一片富庶景象。这里奇闻颇多,以致过去他们的见闻相形之下变得毫无生趣。对于这些事情,已有很多记述,这里略去不表,因为我这里写的是行记而非历史。更主要的是,很多事情不可思议,尤其对这个帝国一无所知的人更是如此。我们的人沿途看到无数的市镇,全都很大,都被城墙所围。<sup>[25]275</sup>

在这段描述这中,“我们的人”从被押解到沿途看见无数的市镇,在实在世界中必然要经历许多的事情,他们在整个被押解阶段实实在在经历的时间,就是故事时间。他们经历的诸多奇闻,占据了故事时间,但由于对这个故事的情节而言无关紧要,而且读者可以从其他记述中得知,所以“略去不表”。既然略去不表,也就不再占据情节时间。虽然不占据情节时间,但是叙述者却花了一点时间来讲他不讲这些奇闻的原因,还发了一通议论,所以又占据了一定的叙述时间。因此,对于这些“奇闻”,情节时间

相对于故事时间而言是省略,叙述行为时间相对于情节时间而言是延长。以此观之,武侠小说的动作分解描述,由于这些动作被理解为发生在故事之中,又悉数进入情节,所以情节时间与故事时间相等。但是由于“说时迟,那时快”,所以叙述行为时间大于情节时间。

情节时间大于故事时间的情况在现代小说中也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意识流小说中。由于意识内时间的可塑性,使其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想到非常多的内容,使意识活动反映出来的情节时间远远大于故事时间。法国小说家维昂的短篇小说《回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主人公“他”从帝国大厦第一百十一层跳下自杀,从八十一楼开始,他每隔十层睁开眼睛看一次,每看一次勾起一段往事回忆,最后一次他忘了要到二十一楼才睁眼,提前了三楼,看见一个美丽的黄衣女子,然后虚构了一场关于人生的谈话,唤醒了“他”生存的欲望,可是为时已晚,“他的脑袋在第五大街的柏油路面上变成了一个红色的美杜莎”<sup>[26]465</sup>。按小说内容,故事时间是从一百十一楼到地面的自由落体时间,只需几秒钟,但是情节时间却要长得多。情节时间至少包括他看到的人物和房间内的摆设的时间,还有他回忆起的往事的时间。在看见黄衣女子那一楼,还包括了他与黄衣女子谈话的整个过程的时间。所以每一楼睁眼的阶段,情节时间大于故事时间。在他没有睁眼的阶段,情节完全略去不谈,一个字也未提,这个阶段情节时间为零,所以小于故事时间。在叙述有情节的楼层之故事时,情节所涉时间并不等于叙述行为所花时间,前几层楼的情节时间大于叙述行为时间,最后一层楼的故事大多采用对话形式,可以视为叙述行为时间约等于情节时间。事实上,除了以正常速度进行的演示性叙述的叙述行为时间可以与情节时间相等之外,其他各类叙述均不可能做到相等,所以只能用“约等于”。即使是演示性叙述,也完全可以让情节时间大于或小于故事时间,例如话剧可以用说话风格的变化瞬间跳跃到几十年后,也可以用慢动作。

所以,热奈特用“叙述时间”和“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来笼统地概括叙述时长的各种变形,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叙述时间的概念需要被分解成更多的层次,而对这些层次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描述,才是解释叙述各种时间变体的途径。马克·柯里认为,“时间是叙述永恒的特征,但仅只是一小

部分叙述的主题”<sup>[27]</sup>。意思是说,叙述的各层次都有时间要素,但是不一定是叙述处理的主要对象。只要给叙述分出层次,那么每个层次上都必然附着了时间,因为时间是我们认识世界不可缺少的维度。

## 五、结论

由于时间是叙述和叙述学的核心问题,所以叙述的各环节都不可避免地与时有关。在讨论时间的各种变形的时候,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处于叙述不同层次上的时间分别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处于故事层的时间必然被意向性努力还原为客观时间,处于叙述层的时间都是主观时间。叙述层可以分为情节层、叙述行为层、叙述外层等不同层次,处于这些层次上的时间都各不相同。各层次时间之间的错位与相互变形,正是叙述之所以为叙述的原因,也是我们解释叙述结构的重要证据。

###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张竹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 [2] 牛顿.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M]. 郑太朴,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57.
- [3] 罗素. 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M]. 段德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 [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蓝公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0.
- [5] 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吴士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8.
- [6] 爱因斯坦. 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M]//爱因斯坦,等. 相对论原理. 赵志田,刘一贯,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0.
- [7]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8] 高宣扬. 利科的反思诠释学[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 [9] RICOEUR P. Time and narrative [M]. Volume I. MCLAUGHLIN K, PELLAUER D,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3.
- [10] 赵毅衡. 广义叙述时间诸范畴[J]. 苏州大学学报. 2013(4): 133-140.
- [11] 利科. 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 时间与叙事 卷二[M]. 王文融,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12] BAKHTIN M M.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Poetics [M]//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 24.
- [13] 赵毅衡. 符号学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4] 安克施密特. 叙述逻辑: 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 [M]. 田平原理, 译. 郑州/北京: 大象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2012.
- [15] 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M]. 倪梁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6] 罗松涛. 面向时间本身: 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1893 - 1917)》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17] 罗素. 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 [M]. 张金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8] 略萨. 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M]. 赵德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19] 吴迎君. 电影时空双重叙述探析 [J]. 符号与传媒, 2011(4): 79 - 109.
- [20] 马大康. 拯救时间: 叙事时间的出场 [J]. 文艺理论研  
究 2009(3): 128 - 134.
- [21]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 [22] 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23] RICOEUR P. Narrative time [M]//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5 - 46.
- [24] 朱林. 仪式的时向问题: 一个符号叙述学研究 [J]. 符号与传媒 2015(10): 138 - 148.
- [25] 门多萨. 中华大帝国史 [M]. 孙家堃,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 [26] 维昂. 回忆 [M]//郑克鲁, 袁可嘉, 等, 译.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C 卷.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 [27] CURRIE M. About time: narrative, fiction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责任编辑 尹朝晖]

## M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between Story Time and Narrative Time

TAN Guang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ime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narratology. The essence of narrative is its timeliness. Every narrative layer is surrounded by time. In the philosophical and scientific history, time can be largely divided into subjective time and objective time. Time in different level belongs to different ideational time. The story time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as objective time, and the narrative time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as subjective time. Narrative time can be separated into event time, narrating time, and gap between external - text and internal - text. These times are all subjective times, so they have different patterns in different temporal conception and lead to m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in the length and direction of the time. This kind of misplacement and deformation is the reason of narrative and the proof of analyzing narrative level.

**Key words:** narrative time; story time; objective time; subjective time; deformation of time